

吃 语

马林·普列达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Marin Preda

DELIRUL

根据 Editura cartea românească,
București 1975 年第二版译出。

吃 语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41,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 $\frac{1}{2}$

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7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10019·2586 定价 1.50 元

译者前记

《呓语》的出版经过

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马林·普列达的新作政治历史小说《呓语》(第一卷),一九七五年一月底在布加勒斯特出版,五月初在书店公开出售,第一版发行三万五千册,在几天之内就销售一空。《呓语》的第二版于一九七五年七月发行,印数为十万册。第二版未作重大改动,仅增加了两处:一处写罗马尼亚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在一九四一年发动叛乱时屠杀共产党人,目的是说明罗马尼亚共产党反对和抵抗铁卫军;一处写小说的主角什特凡在敖德萨结识《时代报》记者、共产党员迪亚康内斯库,目的是说明罗马尼亚共产党反对侵苏战争。

《呓语》出版以来,已先后发行二十二万五千册,这样大的发行量,在罗马尼亚文艺书籍中是空前的。

《呓语》出版以后,在罗马尼亚干部和大学生中流传很广,读者特别感兴趣的是这部小说的历史部分。《呓语》的出版也引起了罗马尼亚评论界的极大重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文化和教育委员会机关刊物《现代报》(一九七五年三月十四日第十一期)发表文章,认为《呓语》是“一部杰出的政治

小说”。

目前作者正在搜集第二卷的材料，第二卷拟从一九四一年秋写到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为止。

马林·普列达，现年五十五岁，农民家庭出身，是罗马尼亚当代著名作家之一，现任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理事、书籍出版社社长。他的著名代表作品《莫罗米特一家》，通过一个老农动人的悲剧，反映了罗马尼亚农村经济在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下的崩溃情况，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马尼亚农民的悲惨生活。该书曾获一九五六年罗马尼亚国家文学奖金一等奖，一九五九年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呓语》的要害是领土问题

《呓语》通过罗马尼亚一农村失学青年什特凡（后为《白昼报》记者）的所见所闻，描写了一九四〇年夏至一九四一年秋这一历史时期罗马尼亚和国际上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安东尼斯库法西斯政权的建立，安东尼斯库与法西斯组织铁卫军之间的勾结和矛盾，安东尼斯库与希特勒结盟，南斯拉夫被占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罗马尼亚军队越过普鲁特河并攻占敖德萨。

《呓语》的要害是罗苏领土问题和部分地给安东尼斯库翻案。在小说中，作者明确地提出了比萨拉比亚的归属问题。比萨拉比亚原属罗马尼亚领土，一八一二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通过对土战争将比萨拉比亚并入俄国；一九一八年罗马尼亚王国重新占领了比萨拉比亚；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比萨拉比亚重又划归了苏联。作者认为，正是由于比萨拉

比亚问题，才引起了罗马尼亚人民的强烈愤怒，才引起了罗马尼亚军队产生收回这一地区和对苏联进行报复的心理，最后导致了罗马尼亚军队参加了反苏战争。在小说中，尽管作者也写了安东尼斯库如何反共，如何把铁卫军扶上台，如何与希特勒德国结盟并参加反苏战争等，但作者却把安东尼斯库描写成一个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者，而不象罗马尼亚过去的文件和历史书中所讲的那样，是卖国的法西斯头目。

苏修对《呓语》的反应和罗方的反击

《呓语》出版以后，苏修《文学报》第二十期（一九七五年五月十四日）发表了署名K·萨文的文章，题目是《当“历史学家”使艺术家上当的时候》，副标题是《谈谈马林·普列达的新小说》，对马林·普列达的《呓语》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苏修的文章指责马林·普列达的《呓语》把安东尼斯库的形象放在突出的地位上，攻击作者用唯心主义的观点替安东尼斯库推卸历史责任，攻击作者对安东尼斯库的评价丧失阶级立场，指责作者对“罗马尼亚站在希特勒一边反对苏联这一事实并未表示不同意”。

对苏修《文学报》的攻击，罗马尼亚不仅及时予以反驳，而且从《呓语》第二版未作任何重大修改看来，显然是反对苏修的压力和干涉的。

罗马尼亚作家协会周刊《文学罗马尼亚》第二十二期（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发表了柯罗莫尔尼恰努的文章《当“批评家”……的时候》，对苏修的文章进行了反击。

柯罗莫尔尼恰努的文章指出：“K·萨文在给这篇文章所

定的题目中就采取了一种万事通的学者派头的高人一等的态度，自以为完全有资格来教训马林·普列达应该如何去写书。该文始终采用了一种‘上司’训人的腔调，《莫罗米特一家》……的作者被视为一个可怜而又愚昧无知的人，他犯了不安分守己的过错，他不再专心描写农村家庭冲突，而竟敢越过希利什蒂亚—古梅什蒂村的地界，议论起当代历史的问题来了。”

柯罗莫尔尼恰努的文章接着指出：“关于最近出版的《呓语》这部书，在我国批评界，正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在这些讨论还没有变得较为明朗的时候，K·萨文便迫不及待地进行了干预，对小说的作者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严重责难。……（萨文的）这种手法却发人深思，令人不快。在我国文学批评界尚未充分表达其意见的时候，K·萨文便自命为最高审判官的角色，作出了最后判决，并给小说的作者开一个如此这般地将书继续写下去的处方。在这篇文章中乱扣帽子之处也不乏其例，什么‘唯心主义观点’呀，什么‘丧失阶级标准’呀，等等。这又使人记起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可悲而又声名狼藉的手法。”

柯罗莫尔尼恰努的文章最后指出：“我们不能理解，何以《文学报》——无论出于何种借口——竟给这种不可接受的干预提供了篇幅。”

第一部

1

“巴黎人”的妈妈，也就是莫罗米特前妻的姐姐，从巴黎回国的时候怀了孕。那时，许多人都预言，这个将出世的孩子会同村子里的孩子们完全不一样，因为巴黎和希利什蒂亚—古梅什蒂村之间的差别是多么大呀！女主人古马夫人亲自给他洗礼。而莫罗米特那时还是一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一开口就管小孩叫“巴黎人”。可是莫罗米特这个未来的大姨子生出的孩子却是再平常不过了，比希利什蒂亚人还要希利什蒂亚人。大家都眼瞅着他长成小伙子，成了亲，也有了一个儿子，叫什特凡。他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和莫罗米特前妻的那三个儿子巴拉斯基伏、尼勒和阿吉姆关系亲密，仿佛他们是亲兄弟。他同莫罗米特的姐姐古依卡也挺亲密，似乎是他的第二个妈妈。为什么呢？谁也不知道。

“巴黎人”的平庸气味也传给了他儿子一点，尽管这个孩子的秉性似乎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注意。他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奇怪的、怡然自得的心情，就是当众反复重复一个字或一句话，絮烦得让人发怒。有段时间，“没关系”这句话他整整絮叨了一个夏天，不论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回答你“没关系”。结

果有个人火了：“怎么没关系，啊！告诉你爸爸，让他把木桶搬走，否则木桶都在这里干坏了。将来腌酸白菜时流了汤，别来找我算帐……”“没关系，”他慢吞吞地回答。这下那个人可真火了：“啊，怎么没关系？你妈的，你还嘲弄我呐，我给你几个嘴巴……”可有些时候，他却一言不发，几乎是个瞎子。他走在路上，扭头看见了你，不管你是谁，也不打招呼。有一次，偶然在路上遇见了他爸爸，他爸爸跟他说了点什么，他却没有认出那是他爸爸……

许多年来，他和他的表叔尼古拉耶一样，秋天、冬天和春天都不在家里。谁也不相信象他这样一个孩子能到波勒米塔去上中学。他衣着破旧，光着脚，而每逢暑假回家，“巴黎人”立刻让他下田收割。没有人见他念过书。按理说，进了学校智力会发展起来，读了书脑袋里总该装点东西，可他的智力和知识并没有令人惊奇的地方。他爸爸尽管也看到过他升级的优良分数，可是也似乎不相信他的儿子真的会读书。他有点生气地问他：“你怎么不念书呀？人家会以为你是一个笨蛋！”他不但不回答，却把脸转到一边冷笑（这时他的面孔光亮得象个眼睛和嘴巴里都点着蜡烛的西葫芦），嘴里重复着几个星期以来说的那个字或那句话，仿佛是个神经失常的人。

“巴黎人”沉默了。他了解他的孩子，可能也察觉到老师不是平白无故地在他的记分册上写上九分和十分，可见他的孩子在学校时读了好多书，假期就没有心思读了……可他毕竟还是愿意让大家看到他的儿子手里拿着书本，象夸奖尼古拉耶那样夸奖他……

他忌恨尼古拉耶，也正是因为恨他的爸爸莫罗米特。

在这方面，一个象古依卡这样的女人的活动能力，要比她自己想象的大得多。无需承认，“巴黎人”和巴拉斯基伏、尼勒和阿吉姆三兄弟一样，时刻记着她的话，就是说一切过错都怨莫罗米特在“巴黎人”的二姨勒迪查死后，莫罗米特续了弦，由于这次续弦，他们的命运变坏了。因为继母又生了三个子女，这种情况对前房的三兄弟变得更坏了，可是所有这些，同安分守己地呆在母亲建立起来的家里，无忧无虑地耕作那赖以度日的几亩土地的“巴黎人”有什么关系呢？谣言还是从古依卡那儿传来，甚至莫罗米特对勒迪查之死也负有罪责，但没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在大战临近我们的前一年的秋末，那是三兄弟逃出家门几年之后了，一件确实的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动了“巴黎人”和古依卡。就是说，开学都好多天了，可是尼古拉耶却仍然呆在家里。还听说莫罗米特阻止他儿子尼古拉耶继续读书，而他本人又准备去布加勒斯特。为什么呢？发生了什么事情？

“巴黎人”得知这个消息时，正和什特凡站在院子里削木桩。古依卡匆匆忙忙地闯进屋里，把这个消息告诉老太婆。“巴黎人”是个慢性子的人，尽管他没有一丁点毛病，可是动作迟缓，很少开口。有一次，他爬到车底下用肩膀顶着马车给车轴涂油，那时他老婆和什特凡都在车上坐着。也真奇怪，整个马车居然被他顶起来了……不能说他干什么活都用尽全部力气，也不是因为他没有本事，而是因为……正如卡特里娜·莫罗米特说的那样，他那个劲头和古依卡很相似：他呆在那儿，要让别人来告诉他去干什么。譬如，饮了马以后还去干什么

呢？……那些马也象他的主人一样：健壮有力，“巴黎人”一手抚着一匹马的马背，安详地走进院子，闲呆在那里，有什么事可干呢？任何人都不知道他儿子上中学需要的费用不是他“巴黎人”弄来的，而是他母亲很久以前随着庄园的女主人住在巴黎时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攒起来，又兑换成土耳其金币的……后来，她孙子长大了，金价上涨了，她就每年脱手一些好给弗尼格（她用这个名字叫她的孙子）付学费，付书本费和膳宿费……

可是恰恰在那年，她积攒起来的小小财富用光了，家里任何人都都不主张什特凡念完中学，因此就让他读完七年制的小学，又在中学读了三、四年，正如“巴黎人”说的那样，那时刚好十八、九岁，就让他到布加勒斯特去也当个职员……

“哼，现在应该有人先去布加勒斯特，告诉那三兄弟不要理睬莫罗米特，”“巴黎人”拿着铤子，幸灾乐祸地说。“我要是他们哪，”他那惋惜的语调，似乎是谈昨天发生的事情，“我就不光是赶着马匹和羊群逃走，我还要把他箱子里的东西掠光，把他卖小麦的钱带走，还要用棍子把他揍一顿，不会象他们那样光等着挨打……你看，过去这么些年了，他们谁都不对财产提出要求，他们早就该提的，他们有权么，因为他们劳动过，他们……可他现在到他们那去干什么呢？假如我是他们的话，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巴黎人”不说了，用他那异乎寻常的充满敌意的目光望着他的儿子，似乎连他的什特凡对此也有一部分罪责。什特凡站在长满蒹葭的院子里，冷笑地看着他爸爸……望着他爸爸那火炭似的眼神，听着他那颤抖的噪音，可见他是感到无比

快慰的。“巴黎人”唾沫四溅地同什特凡讲话，手里拿着铙子，倘要他敢说不相信，似乎就要用铙子照他脑袋劈下去。

“你有什么根据？”什特凡突然地说。

“巴黎人”一下子沉默了，吞了几口唾沫，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我有什么根据？”他迷惑不解地反问着。

可是，当你直截了当地回答他时，他却完全心不在焉，这是他儿子的一个新特点，还没被人发现。

“我的根据是那三兄弟完全有理由把他从尼勒开的电梯里推出来，并且告诉他：你独占了妈妈的财产，把我们赶出家门，你愚弄了我们！现在你还要干什么？”

一片沉默，“巴黎人”慢吞吞地削他的木桩，什特凡也不说话了。不久，“巴黎人”手的动作放慢了，然后就停顿下来：

“那个家伙骗不了我。不让他儿子上学是因为他儿子留了级。仿佛任何傻瓜都能出息成老爷。他想得挺美，把别人的土地卖了，供他的儿子上学，好象什么样的人都能上学似的。想上学就得有开窍的脑袋，而不是笨蛋！”

尼古拉耶并没有留级，而他的什特凡却更近似于笨蛋。可是“巴黎人”一下子就想到留级，因为他不知道莫罗米特发生了什么事，而且毫不怀疑他那赤足光背的儿子会有出息……

“你有什么根据？”什特凡耷拉着眼皮望着地下，眉毛高高地耸起，仿佛完全心不在焉，其实是非常注意地听他爸爸说话。

“我有什么根据？”“巴黎人”嚷道，“我根据他那个蠢相，他

那种眼神似乎世界上只有他最聪明，其实连个屁也不懂……再说他爸爸，如果有一点脑子，早就当上村长了，不会张罗着出卖田产，让人家笑话。阿里斯迪代不是跟我说过吗？‘喂，“巴黎人”，’他说，‘你跟莫罗米特去说一说，如果他能开通一点，我就让他当村长……我不打算干了……’我当时说：‘哎呀，阿里斯迪代先生，这么大的村子你在自由党里就找不到别人当村长吗？’‘咳，’他说，‘都是些盗匪，我需要的不是盗匪！可正直的人都死绝了吗？有正直的，可是太蠢，我需要一个既正直又聪明的人……’如果他那时肯到我这儿来，我就会告诉他这件事，他也就会成为人物了。”

也就是说莫罗米特应该到他“巴黎人”这儿来！什特凡睁大了眼睛盯着他爸爸。他似乎对刚才埋藏在他内心的那种快慰感到厌倦，就冷笑着，张开嘴巴，用他爸爸那种懒洋洋的声调从嗓子眼里说道：

“你有什么根据？”

你可能会说“巴黎人”已经发现他儿子在嘲弄他，他会给他儿子一个嘴巴。可是他不，他在努力地思索着什么。

此事发生在月初。在波劳温恰努神父的院子里，有阿里斯迪代和道代里奇，因为有好多人在那里，所以“巴黎人”也进去了，坐在一边。道代里奇正在讲，我们的外交部长在维也纳被带到一幅罗马尼亚被分割的地图前面，一下就昏过去了。如果我们想要保住我们现在的这一部分，他就必须签字……道代里奇说：“先生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是被出卖了！谁也不管我们了，都扑过来撕裂我们的国家，因为我们太老实了，我们过去怎么不抓住时机也咬他们几口，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

的厉害……”

那时可能是晚上六点钟，太阳沉向田园的深处，在神父的那个小电木收音机里有个女人的声音在预告：请听贝多芬第六交响乐……收音机开始播送在别的地区很著名的贝多芬交响乐，乐曲伴随着附近的狗叫声，在接近黄昏而肃穆伫立的高大浓密的洋槐丛中传播开来。

可是谁也没去听这个乌七八糟的音响，因为这和他们所知道的音乐根本没有相似之处。又过了多久呢？当时神父正在讲述莫则切尼的一个人的遭遇，说是有一天夜里，两个家伙想抢夺他的马匹。可是大家发觉音乐突然中止了，有个人在讲话，就是说在宣读着什么，声音很高而且紧张……过了好久大家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事情很严重，推翻政府，国王下台了……有个人终于打破了沉寂，说：“瞧，国王也下台了……”阿里斯迪代说：“现在怎么办呢？……啊，上来一个将军……也好，一位将军就意味着军队么，在这个世道里恰恰需要这种人物。可这位将军是谁呢？”（几天以后，他们了解到这位将军把铁卫军扶上台，和他一起统治，而罗马尼亚开始叫做铁卫军民国。老国王退位了，他儿子上了台……还有国王……）阿里斯迪代继续说：“神父，我恐怕，咳，什么恐怕，我肯定明天早晨我不再是村长喽……这个村子不知道要落到哪个魔鬼的手里……很明显，这个将军会把罗马尼亚转向德国人，而那时铁卫军必然要上台……”他的预见后来实现了。他接着说：“瞧，这些家伙也开始走运了……谁会相信呢？你说对吗，‘巴黎人’？”他这样问他，仿佛是要转一下话题；或者是在这样的时刻，有一种思想触动了，就是说他也和大家一样是农民，

而他发觉却没有和他的邻居，譬如说“巴黎人”吧，交上朋友，而现在是在交朋友的时候了。

阿里斯迪代同“巴黎人”只讲了这一句话，一个字也没提莫罗米特，而且后来他们也没谈到关于阿里斯迪代想让莫罗米特当头面人物的事情。不过，莫罗米特本应该到“巴黎人”这儿来，和他一起商量商量……刚才那些话都是他编造的，他这样作或者是为了在儿子的眼睛里提高身价，或者是出自那种不自觉的自欺欺人的强烈欲望……还有，每当“巴黎人”讲莫罗米特的坏话时，什特凡听了一会儿就要离开家，到他姨公莫罗米特家里去。这种事使“巴黎人”大动肝火。什特凡在想什么呢？他跨进他姨公的院子里，脸上凝结着那种近似冷笑的喜悦，用期待的眼光望着莫罗米特，仿佛由于几分钟前他爸爸讲了他那么多坏话而有所变化，因此就非常好奇地想瞻仰一下莫罗米特的新容……“什特凡，你冷笑什么？”莫罗米特看见他时说。当然，从他那冷淡的声音里可以发觉他姨公还是那样，他不知道他爸爸骂了他，既或有人告诉他，他也会当做耳旁风。什特凡仿佛也很了解这一点，可是每次他都去，似乎忘了这件事。

“我的根据是阿里斯迪代是个聪明人，他不会扯谎，”“巴黎人”一边说一边削着木桩，由于苦思冥想，额头上渗出豆大的汗珠，“你看，谁当上了村长？你能相信吗？就是那个独眼的图道尔·波劳苏……阿里斯迪代预料到了……哎，如果你姨公……”

可是，似乎连“巴黎人”自己也不再敢坚持，如果莫罗米特到他这儿来的话，他今天就当上村长了。要当村长，必须是铁

卫军队员，或者必须有象图道尔·波劳苏这样的儿子，而这样的儿子必须是……哎……一想到这儿，“巴黎人”的心情就变得沉重了，因此许久都没有把眼睛离开尖桩。当他抬起眼睛时，他也视若不见，根本不在乎他的儿子什特凡已经不在那儿，因为他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2

在莫罗米特的家里，“巴黎人”的儿子受到了充满蔑视的善意的招待。如果他能察觉这种蔑视，那么也就不存在善意了。其实，人家不大明白他到他们这儿来干什么。院子里没有他姨公伊利耶，只有他姨公的妻子和几个表姑。卡特里娜·莫罗米特在廊子上捶羊毛或者线麻，而蒂达和伊琳卡在梳理妈妈捶过的羊毛或者线麻。

“上帝帮助你！”他一边说，一边缓缓地靠近廊子。

哟，他还真知道女人们看见对方作活计时使用的简单的祝福话：“上帝帮助你！”真聪明，象他爸爸一样！

没有人回答他。“巴黎人”的儿子冷笑着，仿佛这种冷遇突然增加了他的喜悦心情……他在廊子上最后一级台阶上坐下来，说：

“我姨公上哪儿去了，姨姥姥？”

卡特里娜装做没有听见。她知道那个“巴黎人”总是说她和她孩子们的坏话，而且也不明白这个小子到这里来干什么……他是不是来这里看一看，回去好告诉他爸爸，让他去扯谎，去嘲笑？

“你瞧，伊琳卡，这个小子又来了，”她的声调表示根本不期望能和提到的那个人和解。她继续说，“桑代，走开，你把纺线团都弄乱了。去到菜园子里找你外公去，让他教你抽烟。去吧，去帮他挑选烟叶。”

桑代是个不满两岁的小孩子，光着脚，腿和肚子都被太阳晒黑了，跨过前廊的门槛时被绊倒了，在地板上摔了一个狗吃屎。他尖声地嚎叫起来。这是阿尔巴依卡的小儿子。阿尔巴依卡是卡特里娜和前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生的头一个女儿。那时，莫罗米特和勒迪查生下了那三个儿子：巴拉斯基伏、尼勒和阿吉姆。勒迪查是“巴黎人”的二姨，住在田野那边的离希利什蒂亚有六、七公里的勒卡村。卡特里娜把腿从梳毛器底下抽出来，把桑代抱在怀里。她似乎被浮现在脑海中的一种隐约的被遗忘的忆念所驱使，把桑代高高地举起，象她当姑娘和生下第一个孩子桑代的妈妈时那样，深沉地望着孩子……她仰着头，仿佛被一种奇特的光线迷住了似的，缓缓地眨动着眼睛，问桑代：愿不愿意到菜园里去找外公？愿不愿意去帮外公选烟叶？她把他放下，桑代没有回答她，就从廊子那边的台阶上爬下去，象个鸭子似的摇摇晃晃地向菜园走去。

“巴黎人”的儿子站起身来，也向菜园的大门走去。莫罗米特真的在菜园里坐着，但没有选烟叶，选烟叶的活计是冬天干的。他拿着一束象柠檬似的金黄的烟叶，把烟梗子抽出来，用一把锋利得象刮脸刀似的刀子把烟叶切得细细的，烟丝从木头墩子上散落下来，堆积在报纸上。已经有很大一堆了，足能装满五个烟荷包，可是莫罗米特还是在安闲地切呀切……

“巴黎人”的儿子也没有打招呼就一屁股坐下来。莫罗米

特说：

“什特凡，你瞧着点马路，别让那个郭古看见……他妈的。”

郭古是垄断自治所的代办，如果抓住烟草种植者吸烟，他有权对他们罚款。可是什特凡连看也没看，因为那个郭古老兄不大执行职权，只是偶尔看见他对人发凶，威胁一下，如此而已……

“喂，神父的收音机里有什么新闻？”莫罗米特问他。

“姨公，也就是些歌曲和祈祷词。”“巴黎人”的儿子回答。

他那愚蠢的表情一下子从他面孔上消失了。

“怎么都是些歌曲和祈祷词呀？”莫罗米特迷惑不解地问。

“姨公，他们都是些教徒。可不象你和我这样。”

“到底怎么样？”

“嗯，更那个劲儿，噢，更虔诚！”

“哼，那还用说！”

这时，从菜园的深处，悄悄地走来一个人。他是米阿伊的儿子伊昂，楚古尔兰的朋友。他也随随便便地坐下来，一动也不动，那种自信的表情仿佛在说：我也来了，我没问好是为了不打扰你们，我不想重复了，我昨天已经问过好了，因此……

“我昨天看见他们挽着袖子在粉刷村公所，”米阿伊的儿子伊昂说道，可是他的语调却暗示人们有权利把他看见的事情往好的方面理解，或者往坏的方面理解。

莫罗米特听到这个平平常常的话时，就好奇地问：

“你说的是谁呀，伊昂？”

“铁卫军，维克多·波劳苏和那个大学生马林·德尔万，